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四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七十一

墓誌銘

魏府君天祐墓誌銘

始余少角知公端人也嘗欲從之遊既冠偶又與偕試于春官見其粹明而平實則又知爲純體篤踐之士也由是爲敬益加於前一行作吏涉蕞蕪淺不得與之相周旋逮還自萊府以漢嘉印綬里居卽爲書幣致公暨守漢守有除館以舍之望其容色辭氣油油翼翼使人滯文之意消驗之不睹不聞則懷平若有臨其左右者察其所安則剝落枝葉玩心高明無所滯礙由是將盡舍而學焉而公固不起疾矣嗚呼非公之學前後有淺深而余之知公之晚是故余今昨是非之候也公資性端靖不妄言英少與伯氏天啓齊名伯氏早與計偕公年四十有六始以詞賦登里選累舉不利當以應補官公辭不受於是年七十矣益大肆於學聖賢傳歷覽博究又卽夫河雒之正傳以上溯洙泗之源歷歷乎其獨得而的然亡所疑也旁及百家與同之論二氏放適之詞貫融異同極摘精粹連年自過月征闕天下之義理孰春華秋月登山亂流草木之枯榮歲時之代謝山川之流峙禽魚之飛躍觸處呈露會心適意陶然怡然蓋舉世之可悅可慕無以易其樂者余時在旁則相與命酒張

飲嘯歌東嶺往往余去拊老獨會接臺臺燈檠軸輒舉燈細字兀兀窮晨夜不能置或謂其近聞於事情或譏其汎濫於老釋而公之駢夜擺落人蓋不及盡知雖與公同生長於鄉者亦鮮克知之也每燕坐輒緩聲微吟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或問之則曰學者須是識得到此地位方是極至其在蜀也一日忽訣余曰余殆將死矣姑聽余去余曰公奚爲是言也不可冬仲胡去之曰公執余手而言曰才短有餘者其陷溺深吾子勉諸又曰高商叔西叔待問闕達有日矣余雖承神隊謝尚能勉贈其行索案上紙視之則古詩數十韻歷歷皆 朝廷大議又明日與余論鬼神晝夜之蘊又明日忽書紙曰死生事大惟當澄心靜慮等語凡數十言未及及孟氏六等之序又明日則已溘然去矣蓋嘉定六年朔至之日丁卯也年八十有二嗚呼公復有斯人矣乎莫切於飢寒之厄莫大於死生之變公以伯氏推酷不登蕩產以償官負然其身約若不以累其守泊如也將死之他日慮澹氣夷切切然以講學爲事暨將啓手足無一語及家事嗚呼其復有斯人矣乎其子仲許將以七年七月乙酉葬公于縣之善何鄉聖父山之原先事求余銘嗟非余誰宜銘者乃叙其世公卽之蒲江人姓魏氏諱天祐字德先曾祖考 祖考大

臨考 妣 氏元配邑人吳氏繼室同里費氏皆

先卒葬二子男仲許諱孫二孫男東震祖傳謙孫之

卒無後公命以祖傳爲之子孫女一人曾孫二人公

平生不事造請各縣之十里許郡縣長吏至必加延

訪薦紳大夫過其門者必叩之最後郡守今潼川漕

臣張公師鼓以公安貧守道聞于 朝未報而公卒

世謂才難故也孰知亦有抱道懷德白首而不見知

者邪公平生論著有語孟中庸說危言費言信心編

自信編雞肋編日錄諸書及漢議唐鑑十國志

國朝史纂今藏于家余將爲哀次以廣其傳焉銘曰

大塊噫兮推移聚散同體兮又奚疑蓋生恒化兮小

智之私全而生兮全而歸之公則奚憾余將嘯依

知南劍州洪公秘墓誌銘

洪姓系出共工氏代有顯人五季時由欽崇饒之樂

平又七世徙番陽至給事中彦昇以進士起家洪氏

益大給事之弟彦先右通直郎太師鄭國公舉董氏

贈魚國夫人是生魏國忠宣公亮節龍荒十有五載

比得生還復與時忤終微猷聞直學士朝散大夫生

六子男而文惠文安文敏公咸以文名擅當世今之

爲世家言洪氏盛矣若南劍史君則忠宣之孫而文

惠之仲子也諱秘字必之大母母甘沈氏皆魏國夫

人君資稟英明加以生長見聞不絕而直方忠宣南

遷文惠繼免君力學任家與通親意而忘其誦平生

付文惠薦進無虛口而中外無一人知者文惠嘗語

鄉國是兒志趣過人充家子也以忠宣遇 郊霽補

官初監潭州南嶽廟繼調湖南茶陵司事辦公事湖

相繼更不以實聞君力白其長振奮捐直以難且督

郡邑數除舊田民沈以濟用薦者成秩知紹興之山

陰邑弊多訟異時于省于部于御史者罪有虛白吏

災懦無能孰何視事微寒暑間率夜漏未盡致兩造

于庭片言折之輒得其平以去雄氣力者持之不爲

回機事二連帥或移用或橫斂否則惴惴虛喝以責

義於邑君數曰吾寧以罪行剝下媚上所不忍爲也

秩滿會史魏公再相范文穆公參與政事於是淳熙

五年文惠去相位蓋一星終矣方文惠爭新安時得

范公於郡乃嘗一見器重極力推引俾君內交焉史

公於文惠則嘗先後鎮越者二公雅知君聲傳山陰

治狀期以職事留之君以母魏國疾辭焉調江西安

撫司機宜文字魏國疾革君侍饒藥衣不解帶至執

喪幾毀既除終不忍去文惠左右不得已調官擇期

度之遠者通判光州期至則弗果往曰昆弟各有官

守吾可復行乎未數月文惠薨君實誦喪事比再免

喪叔父文敏入翰林爲學士主膳方琳人謂君門地

人物將自是外矣方退然就吏部銓簽書挂陽軍判

官軍守知君賢調理細大罔不譔決君亦樂爲之盡
通判鄧州常攝守事郡有賊卒號余夜以聚士命出
入襄漢間急之則逸他境緣則復出公召游徵授方
略遂擒以獻封內帖然自兵火後公私垂罄學無公
食君與郡博士圖所以稟士與教者竊隱得上下
數百頃悉以歸諸學攝事未幾郡以大治差知武岡
軍陞對以二事爲言曰襄漢鄧者之屯舊隸岳飛
號岳家軍無一不當十其餘子弟尚勁挺可用顧効
用之廣率倍長行有奇爲壯士者非効用則弗屑而
主將吝嗇自封率以長行之給募流庸此緩急可恃
乎 光宗嘉獎再三且謂三衙亦有此弊莫肯爲朕
言者卿文人而熟兵家利害留心國事乃爾卿來自
邊場有所見爲朕擊言之君遂奏沿邊屯田自中
興以來兩朝經理規模遠矣而法久弊生蓋火耕
水耘非士所習而督將亦非閑於農事者歲收不足
自贍旁近民田迺至罹其橫故不若罷之便 光宗
又曰觀卿議論可謂實幹姑往新任俟邊帥有關自
當用卿矣武修爲郡民瘼雜居君始至戒吏毋敢擅
入溪洞征科戒民毋得賤市物物郡多盜君諭以利
害俾各歸農賈石何配隸王文彬等六人夜踰城剽
杜氏之產懼且覺則將問坊市祠神之會相挺爲變
君迹捕盡得之以尸諸市或勸以聞當受顯賞君曰

彼犯法而戮之守事也至賁之去乎識者益以
是服君郡計舊仰給永邵邀不相應君條奏乞
以郡所上銀綱于總領所數千二州而留賦以
自給 朝廷從之迄今爲便尤篤意學校延登
諸生講授經義溪洞聞風至遣子入學比去邦
人思之奉嘗不輟謂武收爲郡餘百年守之祠
于民者惟吏部侍郎鄭公汝諧與公而已慶元
四年秋霜殺稻番爲甚民大艱食吏以令誚舊
傷者毋過八月十五卻不復聽君因入對爲
上言令固云爾然霜苗率後此時令弗及也且
援蘇文忠在杭日上時宰書論風災事乞下救
局增修舊令又言民爲邦本今賊墨成風股民
以奉權勢乞加禁戢時韓氏擅政道路以目亡
所畏忌人以爲難京魏公欲留之卒爲忌者所
間以親嫌弗果差知南劔州不赴自請奉祠以
主管武夷山中佑觀里居凡三歷任蓋自是不
復有當世意矣以宰相子材足以自致顯聞于
時居家以孝友著所居官卓犖有風績可紀錄
論事上前踈暢磊落人主爲動名卿才大夫鮮
不知者顧階京秩餘四十年年七十有一而仕
不過二千石以及此豈其所馮弗厚抑亦介特不肯
與時俛仰者固其性然耶君將易篲遺令白剡州之

族與忠宣同曾祖英世種德此其後且大文惠之母弟某府君無子其以處州從弟斌為之子以遺澤官之君之令人與二子弗替先志斌之女兄歸趙成公故成公狀君之行於昔既葬而君之仲子偲以狀請銘于其既葬不獲則定著君行事如此乃書其爵氏卒葬宅兆而系以銘君官自登仕郎累遷至奉直大夫爵書陽縣男邑戶三百娶魏氏累封令人故左朝請大夫直敷文閣安行之女子男三人其朝散大夫前知容州偲承議郎權發遣嘉定軍府僭番世女子六人歸奉議郎知衢州西安縣楊汝明從政郎苗恩州陽江縣令慶公輔朝請郎新知連州張履信鄉貢進士程洋迪功郎荆門軍錄事參軍邢謬宣教郎知湖州長興縣王元春孫四人蘭荀萬皆將仕郎苗君之卒以嘉定二年正月甲子葬以 年正月己酉北在鄱陽縣城北十里青山之麓銘曰

於皇聖世臣蹈誼執方顯允良拂龍慶承芳有諸其華猗突以昌胡寧維君敬用弗替匪云弗替聞兮以章秦魏之從君若允荒左後之人率復弗忘

通直郎致仕張君簡墓誌銘

開禧三年春王正月賊曠以武興叛反書至雅安吏民聞懼有以利害怵郡假守者司理張君簡攝州學教授奮然為守別白大義且料賊必破滅狀甚悉且

曰萬有二臣測請以簡不可為辭毋庸當公守壯其言先是曠以昭信節度帥武興君主順政薄慎政令略陽也曠頗材君而君視其為則退嘆而言曰斯人也視流而行疾獨何歟既罷官曠固留之不可辟置之又不可度弗能彊則禮遣之亡何 朝廷以此事屬曠權發呼噓君歸三年評問不遁或請其故曰噫非將材也而汰己甚及是君既為守言故則又以曠嘗所薦狀遂上送官版二月朔賊弟曉置郵萬詔招君君曰此何為至我立命焚之在學官課諸生如他日史抱文書勢顯不敢紀年君命筆自題開禧曰吾知奉 朝廷正朔耳遑恤其他三月賊平郡免於汙嘗遊其事本亦臣子常分耳而義理不競士違恒心如君者蓋亦僅僅焉君諱簡字行可大邑思安人也曾祖 祖考 登進士第十年不調卒贈左宣義郎妣王氏封孺人君備以經學稱乾道七年國子錄楊公甲授士于印得君所為文奇之遂以充賦厥三年大比有司將以君文冠選或疑策語太訖覓黜之自是擢軌大肆于學一時名卿往往折輩行與交慶元二年以累舉恩就試行在所調順政清遠事武帥張照郭杲率與僚誼事吳命其子受學焉郭使者按獄至武興首薦君曰眾皆競進惟主簿獨不然在武興三年多所裨贊最後事曠其後絕于曠而歸

也調官雅安前後及吏每不敢吏君雅外控碣門沙
乎之酋有曰高阿保高阿保師者素不相下阿保願吏
得補都張壓吟師不平會 瑞慶軍節請於郡願

以離金銅孔雀爲貢郡拒之力君言於守蓋羈縻勿
驟絕守不可吟師缺缺不得意去明年春遂犯邊君

先嘗爲守畫今移沈黎屯雲義勇一將於榮經且乞增
戍于郡不獨策應急應然亦紓支移之費尋又請

亟除戎器爲戰守備皆莫能用方事之殷也僞言甚
細入謀吏卒倖賞執平民以來郡輒繫送獄責短狀

戮之一日囚至君所吏欲如州獄奉行君曰司寇

院法當鞠實若責短狀此軍法非吾事白郡不可守

亦過悟命鞠之則城外窮丐之人繇是部送者率從

按鞠子輕比吏賀囚曰黨不遇司理女焉得生邊遠

未徵提點刑獄移司雅安斬文日棘君爲言碣門平

接卷東無山河之限他日通逃竄軼略責于卷者往

往而有人必適還令官軍列柵遇歸明者輒上功莫

府例以盡死乞自今執獲生口無私號無火具無兵

器者上以越寨山罪徒之使者嘆息曰君此念通天

矣下之並邊悉如君言百丈故通饒浦井城輸爲三

千緡破後饒移於黎而邑輸如故郡歲徵輒均科於

民以償君曰郡悉除其籍吏民思之用舉主關陞從

政郎去爲漢州錄事參軍勢家子誘誘農民田吏莫能

詰君連蒙登正之豪民以賂欲陷其兄子于辟至再

三君怒乃責之具伏罔狀兄子卒免蘇文忠之世有

居干菴者仇家汙以囊姦吏大索繫繫資子弟有司

所以委君獄上而守私焉爲吏末減君曰盛德之後

猶將十世宥之而况誣乎吏庸足比論卒如律聞與

守爭獄事必端正拱手引義理衆皆服不黨不止守

雖嚴憚之況不能奪也以致仕轉通直郎卒年六十

有七君事親居喪無違於二弟友而教以故仲弟闕

常與里選其參幕亦有稱于黨君年踰四十清心寡

欲燕坐一室晚而益壯自號眉菴居士有雜著二十

卷藏于家取同郡樊氏故國子博士之曾孫士男一

人海若女子三人嫁謝庭堅李義子趙麟麟皆再貢

于鄉內外孫男女十有一人卒以年 月甲子葬

以年 月甲子葬于大邑縣安鄉即義里文山

之原余與君生同郡又偕試闕廷廷返實俱後又從

黑父兄知開禧事甚悉海若以狀來求銘誼不得辭

銘曰

善利之分借曰未知亦既知之孰得莫移顯允張君

東正昭義維慶弗渝維危弗躋思安之鄉節義之壑

充開敬後庸詎茲銘

朝奉郎權發遣大寧監李君 公 墓誌銘

李氏公出顯帝自唐高祖子鄭惠王元懿十二世而

爲石僕射韓文正公昉昉生宗諤入翰林爲學士父
子言德之懿語在國史宗諤生昭達爲太中大夫判
登聞檢院贈金紫光祿大夫昭達生清卿爲朝議大
夫提舉鴻慶宮贈金紫光祿大夫清卿生士觀登元
祐六年進士第爲左朝散大夫尚書工部員外郎自
文正至工部居京師賜第凡五世共慶內外肅雍無
甚間言京師號西李門至工部以建炎倉猝出守
合州卒于官其妃張夫人丞相商英女也因家于合
士觀生敏隨爲右宣義郎贈中散大夫敏隨生如晦
朝請大夫歷知叙邦資三州贈中大夫娶黃氏生四
子侯其季也少與伯兄彛同登淳熙十一年進學磨
任四十年尉綿竹青石宰瀘川資陽縣通判洋綿漢
涪州累官朝奉郎權發遣大寧監未赴而卒始登第
時資州公在卽同年士爭取近美官侯重違親侍侍
戊凡四年僅之官八閱月丁母黃令人憂除夜未夕
又丁父憂執喪咸盡禮及尉青石勤恪被薦注瀘川
令至縣則償舊令逋負釋其囚表孝婦第脫其死值
節守操下日急侯微聞悰語亟請開寬其令士心豫
附帥由是大見親重移宰資陽裁驍健囚獄無繫囚
邑人稱之宣撫司舉辟通判洋州未赴大制司改辟
綿會守府侯事有不便於民侯輒持不下吏民
敬愛雖武夫悍卒亦知爲心尋改倅漢州且行吏持

金附耳語以舊比羨餘獻者侯叱責之俾著主籍顧
謂親友曰豈至居信未乎邪此奚宜至我君以此爲
恨至漢末幾民氣決和忽燈夕遊人自蹂躪侯以是
例罷去去之夕倅寺堂宇盡壓人謂侯去不以罪殆
若有相之者亡何起家倅涪郡素最隨事整緝到
次留訟摧折豪民方伯知其能俾攝忠州辭不行侯
勁氣莊色不妄交語與人言必竭盡底衷以見信於
親友然不知者往往以厲已望之久而察其無他工
篆籀得父筆意尤敏於詞章樂施舍分孤恤貧如恐
弗及奉賜人家者無幾初開禧用兵宣撫使程松檄
侯至幕府行至果州權府召飲酒半間邊將以蜀叛
失聲慟哭倍道馳還惶惶成疾賊平疾甚稍夷然自
是精力蕭然耗矣又以藥謬漫成末疾雖未能脫然
余愈而坐或移晷語或淹夕字或尋文書或累牘尚
焜耀不倦及大寧當上而疾作屬猶舊有所假貸褚
無餘貲父義弗拒於是冒甚雨入鄆爲乞諸嘗所往
來歸而疾革乃卒蓋嘉定七年七月己亥也年六十
有四侯諱炎震字元脩元妃資中黃氏妣令人之姪
也繼室楊氏軍器監之孫先侯六年卒子二人曰
世臣直臣女一人適楊緯荆湖北路提點刑獄熹之
子即繼室之甥也孫一人曰昌世臣將以十一月甲
申奉侯之喪歸手先大夫之兆向侯所卜築也先事

之三月與其族謀曰先君子平生有言有德不可以不肖嗣聞于後銘必圖諸先友之親且厚與筆之信且父者則以狀求余銘余嘗取於楊蓋侯之妻之姪也此守廣漢又辱僚於侯今又辱使其主義不得辭乃銘曰

皇華學烈列著者數求厥紹誰似誰有於維西李源流瀟厚侯麟其芬如酌孔取于役于死于仕孔茂忠以披疾惠以預壽唐高維先正維胃云深且厚胡不壽後尚其嗣人與邦儷又

榮州司戶何君墓誌銘

余生四年從鄉先生何君德厚授筆數芳名未暮歲更他師猶以父執事之厥二十有二年當慶元五年上始御集英殿策進士余與君惜試于左右廊余既叨第君亦以特奏名入等儕輩往賀焉君慨然曰昔我先君以累舉恩當得官所為弗肯就者將有望于厥子也而晉也不令沈負考志嗚呼尚忍言之余曰官無小苟以行吾志焉斯已矣矧自東漢以來所謂累及寒裳當還故鄉聖主慈念恐用補郎者是出於特異之恩今尚倣此意胡可少之邪君曰是科也今例以氣衰戒得日暮倒行日之余謹毋然然惡能自別也亡何調遂寧府青石縣主簿徙步出關衣敝索單行盛暑劇潦中氣難養有精悍少年所弗及居

踰年視事青石則行其所嘗言者寒廳薄廩而用弗飭飭之夷如遇有公職事則聞命引道不避兩暘不間劇務守甚才之會修類官屬役于君自物土投規廣材僱庸不以煩守守由是益知君可倚遇疑獄滯訟即畀君可否之果之流溪有伐石以勢術者仇家誣其發冢且謂以獸幣亂冢中縣令護不能孰何既設竄伐石之家于理仇家猶以其未麗于重辟也訴之州州如之且未厭也訴之詳刑使者使者又如之又未厭許于制閫下其事轉運司則檄君詣鄉即許君廉得其狀乃伐山得石非冢間物也仇家詞窮投繯而死人曰是何神也州縣吏為愧謝臺閭欽重焉去為榮州司戶參軍兼司法汙吏受輸廩粟惡而步腐或至裁削供軍以取充數君力鑒其敝出納惟一士服其公中又才之俾兼治他職遇以勤瘁致疾嘉定元年秋八月丙戌卒于治寺得年六十有七僚長與州之人士皆惜之君諱普德厚學也世為邛之蒲江人曾王父昭明王父師元皆不仕父宅仁終免解進士妣 氏君少倜儻不可拘以文法而能自抑斂筆耕以養父每造人無問戚疏率數袵陳誼無毫髮滯礙酒後耳熱則軒渠諧笑舍坐屢舞投器吐茵不知其為賓也客至其家亦無留門東修之饋即綠手盡醜歲俸賜亦以遺親友之貧者卒之日無餘貲

既說轉千家裏學之約甚於他日嗚呼是亦可揭其素矣元妃同邑王氏繼室丹稜楊氏二子男述之似之述之後一年亦卒孫男法印孫女一人外孫男女二人似之貧不克葬君之友前潼川漕樊仲恂士迪賻以金錢余之表兄高南叔稼爲買家于縣之鹽泉鄉恩洽里震山之原十二年八月壬申乃克襄事以余知君之父也先事之歲屬余銘其壙義不得辭乃銘曰 日昊而明夷車奔而卒馳人坎坎其來之而君謝以不爲出焉而嘻嘻入焉而怡怡碩邁且傾尚考志之誌

宣教郎致仕史君墓誌銘

史爲太原右姓自唐宣宗時爲臨邛縣尉者曰願始居眉之丹校入國朝乾德初全師雄之亂曰克恭者以攝丹校令死事後賜廟褒忠爵忠佑侯侯之曾孫潤辭主果之西充簿蘇文公字以叔則拜傳至汝士登崇寧二年進士第終學州戶曹生貴貴生以孫劉起居光祖嘗銘其墓似孫生竟輔字充甫狀貌清羸若不勝衣而明暗夙成年十二三即受春秋于橫舟蜀子有與同門者百數已翕然歸重焉祿十有五與蘇文定諸孫講學于德溪旁通六藝之文夜以繼旦梓諸儒先嘗所傳授傳以已意趣諸益不凡爲文識古今體勢詩調尤脫棄凡近開禧三年大比以易學

冠同經生申類試高等是歲肇韓就理明年諸嘗與韓性者以次召用朝野支賀充甫對策廷中獨抗言曰陛下謂去一權倖足以爲更化邪霍山之去未幾而漢之權移於內侍矣果冀之誅未幾而漢之政出於丑邪矣唐誅權臣憂在官官及誅官官憂在藩鎮余同年女真景元德秀端人也得其文第之前列爲詳定官所抑以冠乙科調永康軍青城縣主簿歸未及里而喪其母又明年而喪父柴椿加等前吏部郎雙流范少才子長聞其賢合里中子弟而校之室人自以得師除喪調昌州大足縣尉未上上謁帥司范公以書局留之與修職方志公吏部郎承德立伯巽守昌元移書范公願得充甫攝郡文學充甫亦力請遷次思職勤事守器重之邑多盜民賊吏以避役充甫曰令悉捕撻焉并兼之民隱田詭戶歸賦不均又曰守第其高下爲之籍且以聞諸朝民率謂便今潼川漕奉虛程叔遠遇孫宰丹稜雅善充甫於是言於制置使董君居誼董未始識充甫也遂以歲薦之貢上之尋又以舉將陞從事郎調合州推官嘉定九年類自試爲點檢官已病肺不能聲余知充甫有年會將漕東川即招致幕府及歸自類試初則病益侵然猶疆自力未嘗釋卷也十二月壬子卒于候館得年四十有四先是以蜀遠士不能自達故於進士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七十一

墓誌銘

綿州教授承奉郎致仕唐君墓誌銘

嘉定六年秋晉原唐述之季子以易學為四川類試第一余之表兄高南叔其西叔某成在高等初西叔有文子曰晉生而明暗每重於擇對於是聞述之賢而文遂許妻之其年余守郡通義述之入對大問便道過余留三日穀問所試易乃必繫辭天地定位以下八句為題述之對曰求易於有象之初固有以具其相資之理論易於重卦之後始有以神其至變之用其意蓋謂天地間固有是自然之易而包犧氏因之以作八卦八卦既畫又重之以極其變此先天心法也余曰大哉子之及此也先天之學前代無傳焉自魏伯陽已若闕見此意至華山陳處士圖南始盡發其秘一再傳而為伊川邵子則建圖著書以示人且曰萬化萬事皆生于心其言可讀深切著明矣而得其傳者且寡必用之於科舉則又絕無而僅有今子於數往知來之義雖斷必已意而先天畫卦之序包犧心法之秘則有以得夫陳邵之指斯不亦可尚矣夫明年調綿州州學教授歸自行京西叔以子妻之余又除郡舍館之累月體行醇固不以憂喜見色而勤學厲行人有片善寸長則取躬不逮不學不能

三人近臣特薦嘗有朝蹟及過關留中之外俾外間得以拔士之尤者或五六人或三四人或二人上之號曰歲薦由淳熙以後召用者已四十人矣既有常比故報可不越旬時董君既薦充甫人謂必且召用使在三館兩學不謂能稱乎乃自近歲奏報稽滯董所薦士凡閱二年不下其後或召或否而充甫僅得權之命亦已不及見矣是可嘆矣夫妣李氏孫氏楊氏皆同郡人充甫孫出也事楊以孝著取同邑李氏生子皆夭折今僅存惟一女子曰招慶柔嫁從父兄之子女孤貧士依所至聖輿俱從其將行而充甫疾猶命其家人經理婚事曰母使我愧吾已也遺令以從父弟亮烈之子顯僧為後充甫平生濟於貨利奉賜聽其家人自為奉緣手盡已惟破裘敗絮精誦苦吟窮晨夜不能休以是終其身焉喪歸僅有雜葦及諸經講義五十卷自隨無餘資也余既為買棺給喪事又以錢百萬遺其妻孥但買郭外田給伏臘又得范程二公及前軍器監丞劉思翊之公錢五十萬遂併以買田顯僧卜十有二年 以充甫之喪葬于

縣之 鄉石子山田岡之原而先事之歲墨表經

以過余曰惟公知我父者敢以墓銘為請余不忍曰不可則為之銘曰

形容之靡而學之腴生理之祐而詞之事孰為歷之氣質爾殊曷又瘖之崇隆稱稱嗚呼

卷末 七十一

不已也。會余奉使東川，辭去明年，當適以婦姓及月姑徐以待其免，既免而母子背逝，述之傷悼，不自任。凡以致其忠愛者，固未弗盡。然因是邑，邑寡婦至視事，手繚乃能勉自振發，率昧旦大會諸生，以經諭一員番上，迭講而已。爲訂其可否，退又督課肄之程，厲入出之禁，丙夜詣諸生，不問寒暑，太守賢之不俟滿歲，即以姓名上聞。旁近郡邑，聞風亦頗造焉。俄以婦練祥醮祭連夕，遂得疾爲庸醫誤，下疏浚之劑，精氣頓索。其夕夢臙閨有五堅子，各衣其方色，若將決去者。厥明述之請于其親，曰：兒疾不可爲矣，得豆區祿不克終養，且未有後，以爲親憂，即死願以弟李屋之子爲子。言訖乃絕。蓋嘉定壬午二月二十四日適其婦始生之日也。其月甲辰，其日己未，又與婦生之月同。嗚呼！異哉！余時將漕東蜀，聞讞音，即馳書幣達其喪，以歸。蓋原文一年余，以心制乞身述之，父道寧謀以十年。月日葬述之子。

鄉

里山之原而狀其行，以告余。俾識諸龔余附其狀泣數行下，不忍釋也。考其世自曾王考，豈爲宣教郎知火井縣王考德成，嘗貢于鄉。父道寧未仕，世居崇慶之晉原。母同郡康氏，先是貢士府君少孫刻，志書詩旁涉子史，晚又讀易，將有所論著，而不克終其志。一日貢士之冢子道昌夢其父危坐，若有愠色，請所

以不對。道昌曰：大人得無以易傳未終乎？曰：然。既又曰：汝弟將有子矣。道昌寤，以語其弟。明年乃生述之，遂名以述。孫而段之，易其後更名季七，以應事而仍字以述之，示不忘其初也。然孰知潛德繼業者，豈邑累世而述之僅以一第殞身邪？讀其有後矣，而竟亦何爲者邪？余表姪夙有微質，不煩姆訓，作嫡于唐克，留家人之正嗚呼，亦孰知其遂止此邪？從我于眉山者累月，是時余與西叔偕侍庭闈，今西叔喪母，悼妻而余亦與於哭泣之哀。況銘吾述之也邪？銘曰：非自士習日卑，余本趨末，則有未信而仕不知而作者矣。孰能知述之之賢，自早有志於本學，推儒步歸言以求先天之心法，使假之以年，精體篤踐，則亦庶幾孔門之所謂達者。既厚其子而望其奪，惟是令名奕世不祚。

承事郎胡君仲符墓誌銘

故朝諡大夫利州東路安撫司參議官晉原胡君以軌道九年通判州，嘉定十一年夏，其孫台符承嗣厥官。始至，即治寺之東偏，肖參議君之象而奉祠之。既屬郡人魏了翁爲之記。其年天子數祭澤，羣臣台符以陞朝，贈考承事郎封母氏太孺人。因以密章告于禰廟於邑，不自持入。白其母曰：我先君以淳熙之元易簣於斯，今四十有五年矣，而居處笑謔，

其知存昔者之葬也台符尚如弗克謁銘于聞人以
光昭先君之令德今年迨始哀大懼即沒于地貴恨
用極我將復請于親公母曰汝其往哉台符以告則
為跡其行事蓋參議之元妃曰高氏無子繼室劉
紹興監察御史長源之女也生一女二男而承事君
為幼省明暗居以孝謹稱凡經史百氏之書過目成
誦至於纂言粹事往往尤物篋牘一時知名之士如
碧山廬袁甫眉山山宋君興皆陶風願交成都呂周輔
為郡校官君往從之與同郡關廣道趙子南宋正仲
為研席交講切問辯率至夜分尤工為詩參議如叩
之明年而君年二十有八以卒未暇參議撫之曰期
汝大吾門今止此命也晚遇恩霽則爵爾于是時合
符方五歲後七年參議守太寧遇宗祀恩乃謝則言
且戒台符曰汝其勉諸嗚呼韓文公所謂吾時雖能
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非台符所聞於是臺君邪
余既拜興受之弗敢辭無何台符以書來曰昔者
之請公志之乎嘗閱王父手澤有祭吾父之文其略
曰汝生紹興丁卯兩歲失母劉乳哺未絕氣質已
自不凡父再取楊氏汝方六歲奉親色難如成人子
孝母慈人無間言既長刻意研學苦遺序父調官
雙門留汝居守五月六日汝喪母楊不茹葷飲酒哭
甚哀見者憐之未幾父歸則文官無留賊吏有積糧

可了伏臘時汝之能郡校官亦奇汝進脩汝能寒
暑從之乾道癸巳汝忽染疾無何疾間侍我于邛明
年而汝疾作三月汝乃棄我而長逝長者如此幼者
果可保其成人乎台符每讀至此則搏膺而踴躍無
以生也公其為我併識之了翁竊惟先正歐陽宗公
之卒文忠才四歲後侍母太夫人以立故瀧岡什之
表凡六十年而後作且曰脩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今
承事君之葬三十有四年矣台符獨非有待者與而
屬之了翁則非其然竊惟承事君生平馴行孝謹
自誠身順親以行乎州里信乎朋友實重乎如川之
方至而未有已也蓋胡氏之損幹也而亟奪之故其
祖孫之詞肫切慨慷如此矧老而哭子少而喪父凡
皆鉅痛窮窮人情之所甚不可制者莫為之銘於人
心獨無悛乎然則敢不敬諾承事君諱仲舒字漢卿曾
王考贊不仕王考輪以子貴贈奉直大夫考參議君
諱振子男一人即台符今以奉議郎通判邛州孫男
人孫女 人葬以淳熙十二年 月某由子墓在
晉康之善化鄉 山附參議君之兆銘曰
吁嗟胡君美且芳并扶木之東而夷其明父兮時早
傷烏哭鯉兒兮時依孀機聲聲州有四年草廬栢九
既固既安後人其蕃

四川茶馬司幹辦公事韓甲墓誌銘

上疏昨以來取法慶曆元祐登顯者俊天下望治歲月間會韓侂冑竊弄威柄名公卿才大夫士以爲亂遂久而未靖 上亦浸悟廷論亦有噫其甚者特未有以發之乃慶元五年 上始御集英殿親策進士某與韓甲聖司樂新子仁同丹而下相與謀曰今事勢已極惟有忠正廣大以作人才安靜和平以植基本若相激不已則天尋泯亂人心憤鬱國亦隨之此而不言是爲有負或疑觸忌干禍而三人自矢靡他奏入有司第某爲第一尋實多第三恩數仍視首選甲新皆乙科授從事郎然後人知 上心好惡如日月之昭明其食則更莫不見而仰之相與嘆誦不釋聖可蓋余同郡臨邛人也凡三與實薦雅有鄉曲之譽爲人通裕而盡下謹恪以承上故受多於所事而名聞乎厥官始以觀察推官任成都後以節度推官仕瀘川守長咸器其能柄以事在成都連辯誣殺人獄皆得不死吏緣出納爲姦君緝以法輸賦者無費財在瀘川主將剝下士謹欲爲亂君曰連帥軍馬入諭禍福乃已兵食率先貸之民後償多負君請身自行縣戶假緡錢聽以時入粟民至今賴之亡何連帥持節去管川秦茶馬表君爲屬至成都而君疾矣使者迎良醫手製湯劑爲盡力晝夜君竟不起瘞瘞嘉定二年四月甲子年四十有八嗚呼使其長愛之若

此是空有益於公家者矣君少孤夙成年甚弱已能爲詞章少長益精麗絕凡爲吏兩節度府皆管記操牘立就至有所論奏辨析可否利害明白乃屬案盧川嘗得增置貢士貢自君發之君之曾祖輔祖仁父廷俊此 氏妻趙氏子男曰嗣曾女適郭良如後君七年卒孫男一人肖祖孫女二人外孫男女三人余與君生同州舉進士同年始仕於成都同僚相樂也厥十有四年二月嗣曾以君之喪葬于縣之臨邛鄉待賢里先役之三月使來告曰吾先君之用也僅而不至于大氣也渾而不至於年文也肆而不耀于行又不得令辭以安焉是無以顧前人鬼嗚呼余懼辭之不令也以爲神苟雖然余易敢不銘銘曰浮英湛德有嫻其軀扶木之東彼亨何衢逝言從之方駕並驅去轍其邁生死異閭匪命攸制誰之不如我銘孔安後人其須之

中江吳先之之墓銘

人生而莫不有仁義之性具乎其心禮經三百威儀三千聖人所以合內外之道而節文乎仁義者也昔之教人者必以是爲先故義有實藝有分合是則曰耳而已中江吳君先之其庶幾有聞於禮乎君諱之巽受小戴氏書於厥老自由禮禮言禮運禮樂記樂記祭義中庸大學諸篇篇篇信而實行故事親以

孝著聲兄弟友君家內外無間言遊於鄉里恂恂
訥如將不勝挈不能言與父色莊而氣怡士之受
業者各厭所欲其教授於廣漢王氏之塾也郡守往
往率諸生造焉逆職肯欲以季春聘主豫令就聘者
詣縣書行義年君此更曰此何時邪嘗因正月晦日
為詩有曰固窮何用怕鬼笑暴貴不免于天刑義形
於色無所撓奪賊平始應君聘有司以考禮正刑
德以尊天子為問君拊髀曰吾氣昌矣援筆成文再
冠多士且科舉之文本非所以知君況尊君父誅亂
賊亦分所當為奚獨君為然而君幼習於禮長而形
於家信于國人則詞氣之發造次理直固不可以襲
而致者其後就養于郫其子中孚被郡符校博士弟
子貞君以善誥之曰父之病病矣其趣歸則訪齊
家持身之法蓋寢疾一日而卒年六十有二嗚呼莫
烈於盜賊之禍莫大於死生之變君處之不亂其庶
於義之實藝之分矣乎今其葬也中孚請銘余知君
之深非余誼宜謹按吳氏唐廣明間有諱肇者舊從
入蜀為鎮國大將軍食邑于中江子孫家焉至本
朝其四世孫曰行真曰行幹登進士第至職方郎中
達州太守君之曾祖父彥翼則行真之五世孫也王
父諱覺父諱其弼此氏吳氏累世登科至君兄弟
為學益力竟齊志以死然自唐熙至今所以儒學

顯凡與鄉賦者十有三第進士者五人里人榮之君
於歷代史書凡數四讎校於國朝故實天文地理
字書罔不精洽為文沈涵有雅致有諸經講義五卷
中庸口義三卷通鑑類十卷國典二十卷今藏于家
元妃楊氏先二十一年卒繼室以王氏亦先年卒
四子長男即中孚嘉定十年進士迪功郎鄆縣尉
穎行早夭勿符女一人適從政郎隆州仁壽縣丞馮
元章孫男二人外孫男女各一人君之卒以十四年
十月戊午以十五年二月某甲子葬君于縣之懷清
鄉合楊夫人之墓銘曰適手足之容暢肌膚之會
禮之在人蓋積小以成大者也於君庶幾見之而賡
志以逝我銘不磨式穀來裔

貴州文學高君道充墓誌銘

嘉定十有三年天子有事于明堂詔紹熙三年四月
類試舉人特與奏名高君道充就試入等明年授貴
州文學某時守潼川辟君主中江縣簿君有疾累
月至是奉檄而疾小愈未幾疾復作大書于牖曰仁
者不憂樂天也知者不惑知命也勇者不懼信理也
以九月己酉卒將屬纊猶自力命其子伯震奉迎置
手為書抵余曰僕晚得一官不及寸祿以死命也墓
道之銘敢以累子凡纍纍數千言動語莊如平生
余執書泣不自持又明年祇召過家伯震泣請曰昔

者吾父垂絕之言公志之乎余曰此死生之託也矧
嘗受學於君今何敢以行役為辭乃叙而銘之君諱
道充字與可一名仲任年十八侍父訪監眉山父暴
卒跡護而歸大父母亡恙諸孤惻然見者率為感涕
從祖深甫見而撫之曰是非凡兒也為除塾招彭山
宋紹庭希宋元發蘊教之與其諸子同衣食凡研紹
庭元發皆眉之秀也著錄之生甚眾君學戴氏禮兼
通諸經往往他經生未能言君為剖析大指人人自以
不及郡縣校官率先諸子鳴年四十不售更為詞
賦與紹熙三年嘉泰四年賓薦聲聞益彰去負笈
請益者踵相接旁近郡邑競致書幣隨以論議
娓娓聽者亡倦晚歲杜門謝聘即所居堂之後露渠
為渠終日其上題詩曰心遠世塵隔調高俚耳驚其
自許益不凡又為一小室而作詩寄余謂理窮性達
定力勝富貴貧賤均逍遙君少以才氣自筆豪里中
見事風生奮髯抵掌不肯出人下至是歷變久而閱
理多非復昔所見矣使為簿正得區區祿何足以酬
之而僅予之而亟奪之邪是歲卯之泰名者五人來
旬日費說之先卒王全往謝有司既巾車跌而傷其
足亦寢疾而卒君未及拜官亦卒世之爵不稱德榮
不益愧者往往而是獨於寒賤之士矧忍弗肯畀登
鹵莽於公卿之間而繼采於州縣之小吏雖天道亦

若此邪君世為之蒲江人曾祖父永安不仕祖父
宏甫游游辟雍多為時聞人所知會靖康之變大困
而歸取魏氏生四子男君之考曰本中君長亦取魏
氏生四子男君又居長取張氏亦生四子男長大次
伯震次梓次同祖三女適趙慶孫郭孫賢蒲九中
孫男 人外孫男女 人張氏卒於紹熙二年四
子男今惟伯震僅存先是歲在會君嘗卜縣之仁
惠里先山華元妃張氏而已為壽藏焉伯震今以繼
母樊氏之命以今年 月甲子以君之喪今附銘曰
賢能之書獻于王祖廟寶鎮而偕藏科舉自獻意
亡東京乃為郎士而思錄初志先思書乃便命
不長豈無他人耗太倉獨此錄較而寸量命也亦何
君要傷

李君諱惟正字中父其先本唐宗室名數于唐之

彭山從徙中父之蒲江至君八世曾祖仲昉祖隆父大
受諱慶壽因東封承務郎妣氏君少力學讀書窮
晝夜長游成都學官受知于仙井李公舜臣遂寧楊
公輔公甲成都勾公昌泰眉山縣公說李公親授尚
書小楊公亦相與下上其議論月書李考憲在顏行
傳貳七年以後凡四冠鄉舉士之為科舉者皆想聞
風采負笈從之游功蜀大家爭走書幣登紹熙四年

進士時年四十有一猶以讀書未廣調漢州戶掾凡
侍成六年時相豫章京中遠鎮蜀自知爲名進士
遺君書有曰處開六年人爲子惜吾欲用于恨未有
歷官月日也嘉禾改元蜀旱甚君令乞壽通兩賜
恊序農用有秋明年而未來甘露呈祥者七邦人繪
爲七瑞圖以侈其事任令書大吏軍判官通議變起
蹇蹇西歸辟地於縣之長秋山大安距武興六十舍而
近太守安公滯迹以平賊攝守楊公舍而取義學
掾史君公泰以膏油熏目獲述僞聘而君亦潔身
自自全數舍爲善不同歸於明分義以正人心倚其
盛哉制置使楊公輔嘗知君於學子呈呈是欲爲君白
大安時事君謂此臣子常市分終不自名長沙兵公獵
繼至俾攝崇慶府新津縣今又辟篆書劍西小節
度判官先時君嘗著書翼論孟至是翼全孟猶未成
書公退則竟其說內外勞動遂得疾以至蓋嘉定五
年正月某甲子也年六十有一臨終無他語獨以九十
之親爲念夫人垂陰陽之和致疾以貽親憂者有矣
君乃以著書得疾以不終義爲無涯之感是可悲矣
十五年十一月某甲子其孤仲莊將葬君於縣之壽
何鄉至和里允山之原葬有期以狀來且曰先君子
亡時時及汲以賻喪殮死爲念至控于有司嚴傳尸
綴葬之禁其孤不能嗣服先訓乃資於陰陽合葬之

說迄今始克襄奉若又不得公銘將無以顯先人之
冤余悲其言且念君在吾鄉爲先達君松賴賓祭
在得中荷君知遇若此乃不果葬公元妃同郡費氏
繼室成都史氏一男仲莊五女長適成都王序之次
魏景翁次楊伯森次樊夢鐘次費友龍適楊英者
今皆卒王序之與余從弟亦卒孫男一人孫男女
人銘曰 士志利祿詩書爲媒苟得即欲棄如寒灰
孰能如君子役于仕磨編刻之死靡三元亦奚憾
有子有書殺爾爾人求念拮据

魏府君 純甫墓誌銘

昔我祖父生七子男其第三處士府君和孫後同
姓鄉貢府君邦達六曰承事府君老璣以後賢民既
而伯仲李皆早世無嗣我祖妣高孀人命承事以李
子了翁爲仲朝散府君其後命處士以仲子仲翁與
七李父鄉貢府君老璣之幼子越翁偕爲李父其後
時諸父惟鄉貢在以誠長者爲鄉里所稱飢寒喪疾
凡不獲者皆求焉家事叢委而我從父兄弟凡八人
俱未昏嫁頭戴戴立間以內米鹽靡密之事重焉
李父憂君爲分其勞居數年李父卒而君極不得自
脫矣兄弟以次有室室有室門戶日大費用浸屈人猶以
望於李父者望君廣廣平若有不克負荷之憂了
翁時歛書西川判官數以書勉之事召入學省於是

越翁已卒所與同爨惟景翁之翁少翁三人其有志於學者君為除塾聘師以成其志或著好之不齊則委曲維護惟恐稍傷弟順之義用能食相數百無一聞言者自叔父卒後凡二十餘年而公翁與文翁得以一意官學無所撓奪則君之力也少翁既先卒嘉定十三年冬十月甲子君卒後兩月景翁亦卒君年四十有八於是兄弟之僅存者二人了翁出守潼川文翁亦以舉辟交至將為令新繁既各有簡書之畏而孀號號泣又不無返顧之憂於是事盡孝兄三十年翰理經綸之為功也君取張氏生子男輒天僅存者三女君卒後長女亦大嫂張氏以君之同產弟惠翁之子基為君後又以君之治命繼其得卜其鄉某里某山而龜日未食厭十有五年了翁再召為郎秉筆太史氏文翁著書來白龜食字十有一月壬申矣兄其為書嗚呼余不得與於臨穴之哀也豈為之識料承負神明乃移書新繁俾代余治事篤匠以是誌諸壙且為

魏府君景翁少翁墓誌銘

嗚呼余尚友誌余二弟之葬邪余叔父壽南壽元配同郡樊氏繼室以承事耶趙某之女生二子男景翁字清甫少翁字儀甫清甫負謹實不妄語儀甫機悟多智慮二人嘗與里少年遊為所誅幾越足編檢

外裁自覺即屏謝不與交杜門掃墓沈思微發覺間步上下不失尺寸雖族姻有不見其面者前書後圖左灸右酒弟兄相對顧如也儀甫氣得疾嘉定年甲子卒年三十有四清甫益自勵畏食酒有節抑遠聲色惟義所當為者更不可奪不漫為言論言轉近理余嘉其得善而止於禮也會守潼川將罕以自助既治任忽夜半自執其手平從弟文翁炳燭視之曰此誰手也曰兄左手也清甫恍然曰吾今日二病矣吾有四體而忘其半幸焉得長乎急從眉山取鹽治之則已成痼痺之疾厥明年五月竟以此卒年四十有三余仕中外二十餘年畏途危機落齒髮每有下澤車款段馬之慕嗚呼孰知其遂止此耶清甫取嫡之子某氏再取李氏故金書劍南西川判官惟正之女生一女子未嫁一男子尚忘則故奉議郎知靈泉縣某君載之仲子也清甫未病時以為同氣所出取為己子儀甫取同郡韓某之女生一男子某以瘡失明嗚呼既不假之以年厭子之弗克大有所振立匪命也夫匪命也夫葬於今年十一月壬申墓在鄉里山余方以回書郎待罪吏官不得往視窆乃為書此以納諸壙

知嘉定府宋君之墓誌銘

余昔守廣漢與什邡人宋君深之為寮君貳事州